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

沈雲龍主編

奉直戰爭紀事

張梓生編

文海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八月臺初版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輯

精裝十
定價新台幣



主編者：沈雲

發行人：李振

華龍

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

出版者：文海出版社

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
電話九二一六五九號

印刷者：美明美術印刷廠

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

經銷者：全省各大書局

有所權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

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

四五

事後之懲辦

四七

外交之影響

四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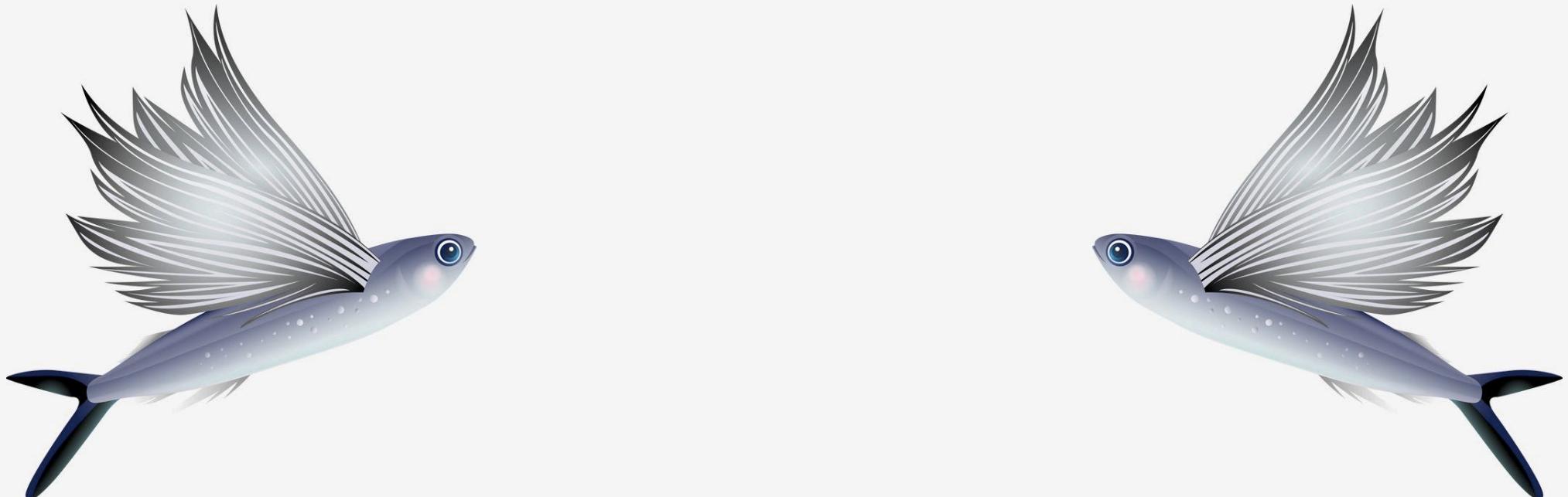
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

五一

奉直戰事之結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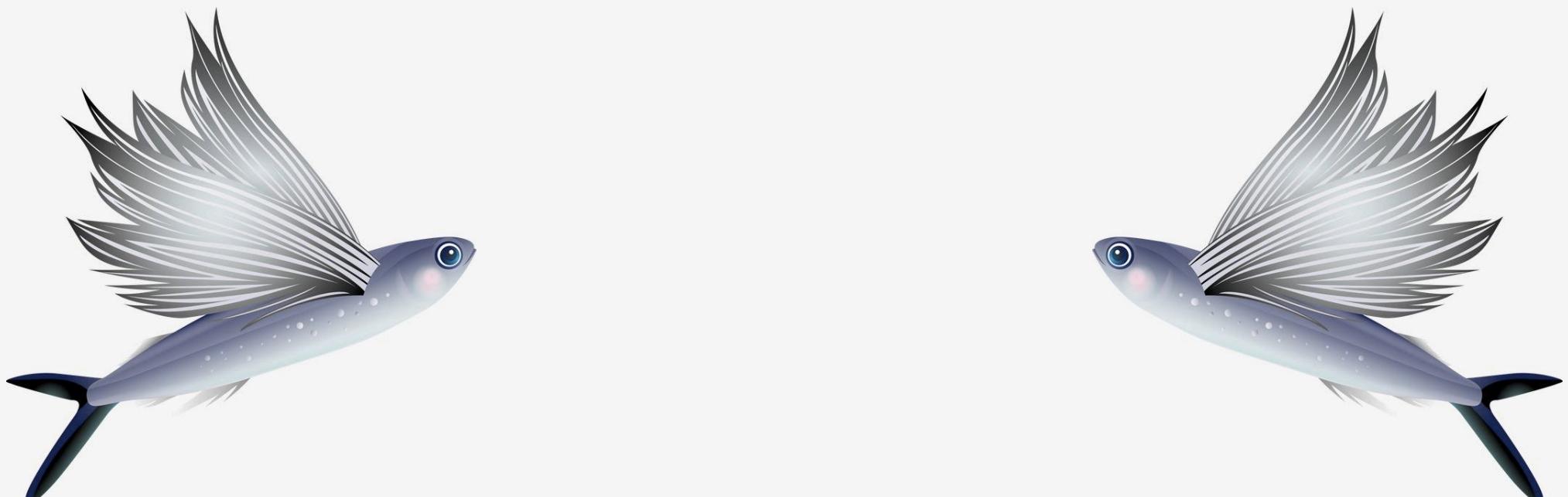
五二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奉直戰爭記事

目次

一、戰爭之原因	二
二、戰爭之導火線	五
三、開戰前之調和	九
四、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	十四
五、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	十九
六、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	二十四
七、戰前之哀的美敦書	二七
八、兩軍之決戰	三六
九、奉軍潰兵之繳械	四四

奉直戰爭紀事

張梓生編

民國成立以來，十有一年，國內戰爭之禍，無時或已。其間除南北戰爭，現在尚未結束，各省局部之戰，關係國家較小，不能計及外；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，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；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，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；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，而京畿附近，風鶴頻驚；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，而直魯豫各省，咸受其殃。戰爭之期間，既接續不已，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；吾民之身受其禍者，真欲訴而無門矣。安福黨人敗後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，漸臻平安，以徐圖南北之妥協，而恢復十年來斷傷之元氣；乃奉直之戰，機驟

啟，全國各省，咸有牽動之勢，交通阻滯，商市蕭條，值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，不務修明內政，整理金融，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，其可惜爲何如今者奉直兩系之戰，雖以最短之時間，得大體之解決，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，有觸即發，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，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？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，秉筆記之，上稽事變之由來，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，俾讀者瀏覽一過，對於此次奉直戰爭，即可得一具體之觀念，而鑒前毖後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。

一 戰爭之原因

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，爲近數年間事，而兩系之互相水火，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。蓋前者，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，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，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；吳佩孚更遠處岳陽，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。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，其時所慮與爲敵者，除皖軍方面以外，

倘有關內之奉軍，然經幾度磋商以後，奉軍竟不爲吳患，則此中關係，不難概見矣。安福系既敗，吳佩孚聲威大振，勢力亦驟然擴大。張氏對之，未免不慊於心。當時戰事甫息，而外報即紛傳奉直衝突；三使進京之時，張曾面指吳短於曹鋐，此實奉直競爭最遠之線索，而曹張聯姻之舉，即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，使不致立時決裂者。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，而每經一度之發展，兩方即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，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，以維持其勢力，而暗中更各竭力相覬，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。吳佩孚練兵洛陽，擴充師旅，整飭戎行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，張作霖雄踞關外，斂集軍需，蓄養實力，亦與吳氏相對待。其所以不即接觸者，實張曹聯姻之效果，曹氏中隔兩方，對奉天以姻姪之誼，對洛陽以部屬之情，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。又斬雲鵬方執中央政柄，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，使兩系利害，不致過於衝突，如去年天津會議，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，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，並得撤去豫陝奉軍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

睡卽其例也。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，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則爲鄂省之事變。蓋鄂之王占元，本與奉張直曹并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，乃不幸王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，部下迭起變亂，致爲鄂人所不滿，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，以起湘省援鄂之師，當此之時，吳氏偏師來鄂，擊退湘軍，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，占有鄂省之地盤，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，聯奉拒吳，而其結果，吳氏勢力益見擴大，奉直衝突，又益接近矣。自此至今一年來之時局，實無時不可爆裂，三角之形勢既破，輕重不均，危險實甚，其所以尙能支持至今者，一仍因中央之斬保定之曹，合力以求緩和，其間事跡，歷歷可見；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，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，恐一旦決裂以後，勝負之數，未可豫卜，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，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，以求活動於南方，而待事機之成熟。如此情態之下，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，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即減退，以阻其爆發之機，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，以遷延歲月，亦未可知。乃忽而梁閣成立，兩方利害，衝突益

甚，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，以求時機之早熟矣。

二 戰爭之導火線

梁士詒之組閣，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；蓋斬去梁繼，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，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；又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、張樹元、曲同豐、陳文運、劉洵、魏宗瀚諸人通緝之罪，當時共相謠傳，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，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，使洛陽吳部軍隊，因乏餉潰散，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。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中日代表磋議山東問題，正在吃緊之時，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，全國各界莫不憤恨，洛陽方面，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，指斥梁氏，謂「自魯案問題發生，展至數年，經過數閏，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，卒未斷送外人。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，華會開幕經月，我代表壇坫力爭，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，籌款贖路，訂發行債票，分十二年贖回，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。外部

調條，債票儘華人購買，避去借款形式，免受種種拘束，果能由是贖回，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，亦未始非救急之策。乃行將定議，梁士詒投機而起，突竊閣揆。日代表忽變態度，頓翻前議，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，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，用人由日推薦。外部電知華會代表，復電稱：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。當此一髮千鈞之際，梁士詒不問利害，不顧輿情，不經外部，逕自面復，竟允日使要求，借日款贖路，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。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，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。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，梁士詒乃悍然爲之，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，代表之所爭持者，咸視爲兒戲。犧牲國脈，斷送路權，何厚於外人？何仇於祖國？縱梁士詒勾援結黨，賣國媚外，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，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。祛害除奸，義無反顧，惟有舉策舉力，亟起直追，迅電華會代表，堅持原案。——其對於梁氏，蓋已不留餘地。自此電發出以後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，王瑚，鄂之蕭耀南，劉恩源，陝之馮玉祥，劉鎮華，魯之田中玉，贛之陳光遠，

楊慶鑒等，連發通電，響應吳氏，即豫之趙倜、皖之馬聯甲，與各省屬直軍官，亦均有電贊同。吳氏奉天方面，乃電致中央，謂「某上次到京，隨曹使之後，促成內閣，誠以華會開頭，內閣一日不成，國本一日不固，故勉為贊襄。乃以膠濟問題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，徵日通電，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，而吳使竟不加諒解，肆意譏彈，歌日通電，其措詞是否失當，姑不具論，毋亦因愛國熱忱，迫而出此，亦未可知。惟若不問是非，輒加攻擊，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？國事何？應請主持正論，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，克竟全功。」云云，其庇護梁閣，指斥吳電，固已昭然若揭。於是內閣問題，完全成為奉直問題。吳氏繼續發電，既宣布新內閣罪狀，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，措辭極為激烈，各督軍省長，亦迭電請罷斥梁士詒，卒至梁氏不安於位，請假赴津。而奉天方面，則宣言維持體面，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。兩方爭持，梁氏續假，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。

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，則為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，與張氏磋商

條件一事。伍之赴奉，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，純為報聘性質，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，粵政府以禮尚往來之誼，自有報聘之必要，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，伍氏祇承認其可能，而力辯其並無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。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，則謂「奉粵皖三系攜手，以謀統一，暗中接洽，似已成熟」一種種推測之辭，固不能謂為無因。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，迭次遣使赴奉，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，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。

據當時所傳消息，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，擬召集各系代表，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，其會議中之議案，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，大約：一、以孫文為大總統，段祺瑞為副總統，梁士詒為總理；二、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，着率所部歸兩湖遜閔使本任；三大赦安福黨人；四、任張勳為蘇贛皖巡閱使，段芝貴為直隸督軍；五、恢復舊國會，制定憲法。以上條件，據當時某外報通訊，謂保定曹氏方面，可以不生問題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，則三系并力攻之，以為武力之解決。吾人觀

張氏運兵入關，即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，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，固已伏於此矣。

三 開戰前之調和

此次奉直戰爭，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許後，直至四月底始實行接仗，其間四個月之醞釀，調停之空氣，和平之表示，大足迷國人之目。蓋保定之曹氏，祇求維持現狀，不欲過爲冒險，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，即極力避出衝突潮流，退居調停地位，以求戰禍之消弭；公府方面，亦懼奉洛兵戎相見，竭力向兩方調解，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。

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，曹銀遣王承斌出關調和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調，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。八日議畢，王返保覆命，以未得要領，十一日王復出關，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，並傳攜有某項條件，更有傅洛陽方面

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，結果皆不得要領。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尚未傳出，故兩方尙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。

二月中旬時，梁士詒既二次續假，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。於是公府方面乃使孟恩遠以磋商善後名議赴奉，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。孟抵奉後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，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。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，其所齎來之消息，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。此時之局勢，曹錕左右之曹銳、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、秦華，均主張平和，願向兩方疏解；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，所傳消息頗難判斷。洛陽之吳佩孚，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，而態度却非常靜默，並時對人言奉直並無惡感，亦決不致開戰。此時時局之真相，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。

調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，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，亦追踵蒞奉，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，以爲去梁任飽，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。

段孟恩遠奉保津京，奔走忙碌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，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，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，亦親自抵奉向張商繼任之條件。此時之奉天已爲調人廢集之地，而洛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，更於十日發出通電，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。調人廢集奉天後之結果，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，並請奉天增軍進關，以表示其和平與意外，更攜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，鮑貴卿之組閣，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，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，已無形打消滬遲津保，以靜待曹銳攜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。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，粵奉聯絡之計劃，似已成功，故秦華回京，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，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，已聯絡一起，即使兩軍開戰，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。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，外傳其竟明白聲言時局之變化，將有出於閣題之上者。自此曹銳攜歸之條件，既在直系方面，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，奉系方面，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，調停之事，一時殊無從着手，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。

四月下旬後之時局日趨險惡，前此諸調人已有無能為力之勢，乃由奉方之前輩趙爾巽、張錫燮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、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、孟恩遠等六調人，為最後有力之調和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，大意謂：「比年國家多故，政潮迭起，其間主持國是，共維大局，實兩公之力為多。近以閣題發生，悠悠之口，遂多揣測。又值雙方軍隊，有換防調防之舉，杯蛇市虎，益啟驚疑，道路洶洶，幾謂戰禍即在眉睫。其實奉軍入關，據聞仲帥原經同意，兩帥復有奉直一家，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，兩公和平之主旨，已見一斑。况就大局言之，膠澳接收伊始，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，兩公任重兼圻，躬負時望，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，重殘國脈，貽笑外人，即以私交言之，兩公昔同患難，誼屬至親，亦不忍為一人一系之犧牲，自殘手足。事理至顯，無待煩言。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，糧食金融，均呈險象，斷非空言所能喻解，非得兩公大有力者躬親晤商，不足杜意外之風謠，定將來之國是。弟等息影林泉，驚心世變，思維匹夫有責之義，重抱棟樑崩折之憂，竊欲

於排難解紛之餘，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。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，一堂敍晤，消除隔閡，披剖公誠，一面聯電各省，進行統一。弟等雖衰朽殘年，亦當不憚馳驅，赴津相候，本其一得之見，藉爲貢獻之資。愛國愛友，人同此心，迫切陳詞，敬祈明教。兩公如以弟等認論爲然，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，先行約退，其後方續進之兵務，祈中止前進，以安人心而維市面。至於電傳報論，暫請一概不問不聞，專務遠大，是所切禱。」云云。此電發出後，一面另電洛陽，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，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，靜待調和結果；一面通電各省，勸共同進行息爭。惟此時兩軍前線，愈迫愈近，電文殊難生效。及六調人擬出京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，兩軍已開火，專車不能前進矣。

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，亦始終未息；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、保定、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，發戰前最後之命令，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，靜候解決。謂「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遣調，以致近畿一帶，人情

惶惑，閭閻騷動，糧食騰貴，商民呼籲，情急詞哀。迭據曹錕、張作霖等電呈，聲明移調軍隊情形，竟之深爲慙然。國家養兵，所以衛民，非以擾民也。比歲以政局未能統一之故，庶政多有闕失，民生久傷憔悴，方謀拯救之不遑，何忍斬傷之不已？本大總統德薄能鮮，不能爲國爲民，共謀福利，而區區斬向和平之願，則歷久不渝。該巡閱使等相從宣力有年，爲國家柱石之寄，應知有所舉動，民具爾瞻，大之爲國家元氣所關，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繫；念生靈之塗炭，矢報國之公誠，自有正道可由，豈待兵戎相見？特頒明令，着卽各將近日移調軍隊，凡兩方接近地點，一律撤退，對於國家要政，儘可切實敷陳，以求至中至當之歸；其各協力匡濟，奠定邦基，有厚望焉」云云。然此令甫下二十八日夜間，兩軍已開始戰鬪，由表面之和平而進於決戰狀態矣。

四 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

吾人欲知戰前兩方之態度——其始奉方何以若是其強硬，直方何以若是其

靜默而戰端將開之際，又何以奉方忽然稍爲平靜，直方反轉爲激烈者，則對於戰前各方之局其及各省之關係，不可不先加以明確之觀察。

張作霖當初之計劃，奉粵皖三系聯絡，加以復辟派張勳殘餘之勢力，并力齊起，協以攻吳，則洛陽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之勢；更因保定曹氏有避出潮流，對於奉洛之爭，不參加何方，以保持中立之表示，則張之勝算，似可豫操。蓋奉軍入關，保定方面已有不加阻遏之勢，則可以大隊奉軍，長驅直入，駐京漢津浦兩路之北段，以占北方之形勢；更令張勳沿津浦路線南下，與其皖省舊部合兵，一面進占贛海路以爲窺豫之準備，一面更聯浙以制蘇，則直系於東北兩面已有勦彈不得之苦。南方政府，本約定同時舉行北伐者，倘能令李烈鈞之漢黔贛聯軍侵入江西，直方必不能不以兵助陳光遠守贛南；一面更以粵軍由湘進攻岳州，鄂省直軍亦將全被牽制；如是則長江一帶之直軍，頗有自顧不暇之勢。川省本與南方關係甚密，由南政府設法運動，使助陳樹藩以反攻陝西，則潼關以內之直軍，當已苦於應付；

倘川軍更由長江以趨武漢，與進攻岳州之北伐粵軍相呼應，則勝負之數，更可不言而決。魯省態度，本不甚顯明，令吳光新、張宗昌之徒率領偏師，迫田中玉表示助奉，當時豫計，亦頗易易。至豫軍之趙氏兄弟，本與奉系暗中聯絡，待各方既已進行，乃集合軍隊，從事驅吳，使洛陽根本之地因此動搖。此張作霖最初之計劃，亦即其表示強硬態度之後盾也。

吳佩孚方面，自上年馮玉祥督陝，蕭耀南督鄂，張福來駐防岳州後，兵力本已分散，更以曹氏兄弟之別樹一幟，可使原駐直境諸軍，不爲己用，倘各方事變齊起，或則應接不暇，疲於奔命，使人得乘虛進攻，以制己之死命；或則須忍痛拋棄從前辛苦經營所得之地盤，以集中其兵力，方可與人一決雌雄；二者均不免於吳氏不利，故其態度不得不趨於和平，使事變不致急發，以留從容布置之餘地，并可利用時機，以圖轉移於與己有利之趨勢。

時局之轉變，不特使當初形勢大爲改易，而兩方態度，亦隨之大變。其轉移之樞

紐，在奉系方面則因（一）段祺瑞態度驟變消極。外傳魯督田中玉過津謁段，段有諭其不必助奉之事；浙省亦因之改取靜觀事變之態度，雖與奉天方面文電唱和，而張作霖終不能得其實力之援助；安福諸將除張敬堯、張宗昌、吳光新外，餘亦意態闊璫，蟄居津門而不動。（二）張勳南下之失敗。奉方原定以張勳為獨當一面之人物，使聯合皖浙，占領津浦兩段及隨海全路者；乃此信傳出，國內固不免共起反抗，外交外面，亦將發生問題，於是張勳不敢露面南下。皖督張文生反表示極端之鎮靜，與蘇省商議保境安民，雖欲求其以電文威脅江蘇而不可得，而蘇省乃得增徐州之防軍矣。（三）西南北伐之延期。據以前傳說，孫中山原與奉方約定奉軍入關與西南北伐同時並進者；乃孫氏因與陳炯明之穩健派意見不同，發生問題，孫氏坐困梧州，無計進行；又因湘省關係，進兵困難，不得不改變方針，因決意改道由韶關入贛。軍隊轉移，本須時日，適其時陳炯明辭去各職，離開廣州，孫氏更不得不統率親信軍隊返粵，主持一切軍事行進，不免稍為遲緩。雖李烈鈞所部，不隨孫回

粵，逕由三水，速赴韶關，以圖急進入贛；亦以轉運之苦，軍隊之少，不能單獨猛進。洛陽方面對此殊為漠視，結果祇使陳光遠發電中央告急，並增贛南防軍而已。（四）豫軍之失敗。趙傑通款於奉，本負有乘機發難，動搖吳佩孚洛陽根本，及阻絕湖北岳州兩處直軍北返之路，並遏馮玉祥軍於潼關以內者；乃事機不密，為吳佩孚所覺察，立刻以優勢直軍壓迫集中豫省中牟。趙傑所部之宏威軍，使不敢有所舉動，一面抽調岳州及湖北各地軍隊，兼程入豫，填防各處要隘，以最短時間，解決內部心腹之大患。奉軍雖駐關內，亦以時間太促，不及援助，大失其呼應之功用矣。此種形勢，皆張作霖當初所不及料，而使之不得不改變態度，以冀遷延時日，待各方之再行乘機活動者也。

直系方面態度之改變，則更自有其故。蓋保定方面，因曹銳攜來之條件，實太咄咄逼人，倘一允從，不啻降大國為附庸。更見奉軍之聲勢太盛，不為之稍留餘地，乃頓然覺悟，寧棄親戚，不背部屬，與洛陽為一致之舉動。四月十一日之保定會議，一

致主張拒奉，曹錕以表示與洛陽一致之故，不惜面斥曹銳，撤曹錦師長之職，以直系全軍交吳佩孚一人支配。自居調人之王承斌，亦率所部勁旅，擔當西路司令之任。保洛完全一致，勢力頓增，實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。南方北伐，既一時不克進行，後顧之憂，暫時可免。岳防各軍，亦有北上助戰之機會，乘此一戰，較有把握，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。陝西各軍已着手撤駐潼關以外，原有地盤，忍痛拋棄，非速決一戰，無所償其損失，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。豫省心腹之患，暫時雖已鎮定，日久難免再生事變，失此時機，恐日後有與他方約同齊發之慮，不如及早與奉方決定勝負，然後可乘勝除趙氏之患，此爲變更態度原因之一。其尤使吳氏不得不急行發動者，則奉軍方面，餉多械足，己方不免相形見绌，倘日久支持，直軍將有不戰而潰之憂，於是吳氏乃大變其向時避戰之態度，轉向奉軍方面作挑戰之行動矣。

五 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

奉直兩軍之實行開戰，雖在四月之終，而其遣將調兵進行其戰爭之計劃，則始於三月中旬，蓋關內奉軍之集中軍糧城，實爲此次戰事首先調動之軍隊，自此兩方各以填防爲名，進駐其兵隊於近畿一帶矣。茲將奉直戰前兩方進軍情形分記如下。

一 奉軍方面

第一批，關內奉軍，一師三混成旅，三月中旬出動，集中軍糧城一帶。

第二批，張作相所部，兩師，四月初出動，駐軍糧城獨流南苑一帶。

第三批，暫編第七旅等，數未詳，四月十日出動，進駐津浦線良王莊一帶。

第四批，衛隊旅等，數未詳，四月十外出動，駐津浦沿線一帶。

第五批，第一旅等，二旅餘，四月十五日前出動，駐塘沽天津一帶。

第六批，李景林所部等，一旅以上，四月十六日出動，駐津浦線獨流一帶。

第七批，兵四營，破五十四門，四月十七日出動，向馬廠進行。

第八批，輔重營帶同天幕破彈，四月十七日暫駐盧台。

第九批，馬隊數未詳，四月二十日前出動，由灤州陸路向通州進行。

二 直軍方面

(甲) 原駐直境軍隊

王承斌之二十三師駐保定附近。

曹錫之二十六師，由張國鎔接統，駐馬廠。

第十第十五兩混成旅及第二第三補充團，駐高碑店，四月十八日進駐琉璃河。

(乙) 洛陽，湖北及岳州北返軍隊

張福來之駐岳二十四師，四月中旬陸續北上，駐涿州。

第三師駐宜之一部，四月中旬後陸續北上。

蒲圻岳州之三十四兩混成旅，四月十七日離防北返。

直軍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，四月十七日開抵琉璃河，涿州，良鄉，清河等處。

(丙)陝西方面之軍隊

馮玉祥第十一師全師。

胡景翼陝西暫編第一師之一部。

吳心田第七師之一部。

劉鎮華鎮嵩軍之一部。

張之江第二十二混成旅全部。

以上各軍由馮玉祥統率，於四月十九日出潼關，進駐鄭州，作為後方援軍。

張錫元一混成旅。

陝西第一混成旅。

陝西第二混成旅。

以上各軍於馮玉祥到鄭州後，陸續出駐潼關，準備隨時應援。
以上兩方進兵之情形，雖因軍事秘密，外間所傳，有未能盡與真實相同之處，

但據可靠消息選擇記錄似尚較為可信。至兩方實力究竟如何，所傳消息頗有不同，下表所列，較為確實。

直奉兩軍實力之調查表

直軍調動者 陸軍第三師，（駐洛陽）第九師，（開赴琉璃河）第十一師，（由陝開赴隴海路東段）第二十師，（駐洛鄭間）第二十三師，（開涿州良鄉一帶）第二十四師，（由鄂調鄭）二十五師一部，（由漢開入武勝關）二十六師，（由馬廠退德州保定）第五混成旅，（由鄂赴鄭，向山東進發）第十二混成旅，（調駐保定）第十三混成旅，（開駐涿州）第十四混成旅，第十六混成旅，（均向保定以北開拔）一二三四四個補充團。（均由涿良一帶調回保定）以上計八師五混成旅，四混成團，約十二萬人。

奉軍入關者 陸軍第一師，（駐紮南苑）第十六師，（駐紮西苑向長辛店墳防）第二十七師，（新開入關內駐紮軍糧城）第二十八師，（新由熱河開入北

京密雲北口）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八混成旅衛隊旅（均由奉天新民錦昌圖開入關內）津浦路上有兩師四混成旅，約四萬人之譜；而保衛京師之軍，則南苑西苑通縣廊房之數，在三萬人以上；在關外靜候待發者，尚有第七混成旅，第九混成旅，與由二十九師抽調及第十混成旅；如再不足，則向吉黑熟察抽調。總計在關內者，有八萬人，待發者有兩萬人，似亦在十萬以上。

六 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劃

奉軍以東三省爲根據地，以山海關爲集合場，設司令部於天津，或軍糧城。第一路良王莊，獨流等處奉軍進占馬廠，沿津浦路線向徐州前進，與皖省浙省聯成一氣；第二路向京漢路長辛店直趨保定南下；第三路由徐州轉入隴海路向河南，與趙傑軍隊相呼應。

直軍以陝鄂爲策源地，以洛陽爲根據，鄭州爲集中點。第一路沿京漢路北接保

定，迎擊長辛店二路奉軍，以京津一帶爲目的地；第二路沿瀋海路向徐州、一大蘇軍聯絡，抑制皖浙軍隊，使不得與南下奉軍連接，一方沿津浦路北上與馬廈國鎔東路軍隊銜接，以攻奉軍根本地；第三路由馮玉祥陳軍集中鄭洛保守，隨時接應各路。

奉軍初次計劃，不特陣線太長，指揮應接，不能敏活，且南下徐州及天津設司令部等均受困難。於是改變計劃，以軍糧城爲後路集合地，設司令部於落垡，張作自任總司令，孫烈臣任副司令，以京奉津浦兩線爲東路，向靜海一帶開展，兵力三梯隊：第一梯隊長張作相（即二十七師師長）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；二梯隊長張學良（暫編奉軍第三旅旅長）本隊由第三四兩混成旅合併組之；第三梯隊長李景林（即奉天第七旅旅長）本隊由奉天第七、第八兩旅合組織之；並以第一梯隊集中廊坊，第二梯隊集中靜海，第三梯隊集中馬廠附近，京漢線爲西路，向長辛店以下開展，兵力亦三梯隊：第一梯隊長張景惠（熱河

統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）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鄭芬（十六師師長）本隊由十六師之一部份，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第三梯隊長鄭殿陞（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）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第一梯隊集中南苑，第二梯隊集中長辛店，第三梯隊集中京南某地。又於永定河集合軍隊五個補充旅，每旅約計一千人，及九個混成旅。三路兵力，共計一十二萬五千人。

直軍方面因奉軍計劃之變更，亦改以鄭州洛陽爲後方集合地，設司令部於保定，吳佩孚任總司令。以馬廠及津保汽車道一帶爲東路，以二十六師師長張國鎔（原係曹鍊）爲東路司令，所統率之軍隊，爲二十六師，葛豪之十二混成旅，彭壽莘之十四混成旅，董政國之十三混成旅及吳佩孚第三師之一部分，防守子牙河，大城，任邱等處。以琉璃河一帶爲西路，以王承斌爲司令，所統率之軍隊，爲二十三師，張福來之二十四師，孫岳之十五混成旅，張克璽之第一混成旅，吳佩孚第三師。